

浮世绘

收垃圾的小伙子

徐海鹰

小区建成后,物业及时派进了一个搞环境卫生的年轻人。

我居住的小区是农场自行筹建的住宅区,是属于保障房的那种,小区住进两百来户人家,每天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因小区内确实没有地方可建垃圾池,物业服务社只能配置了一辆小四轮车专收垃圾,小区街道商铺的商户和几百户居民家的垃圾收集,就靠这辆小四轮车每天一次上门收集。收垃圾的小伙子才30来岁,善良憨厚,很腼腆,很勤快,脸上永远带着笑。他天天穿着物业蓝灰相间的粗布工作服,很显眼,不知疲倦地忙碌着。

清晨6点多,当人们还在梦中酣睡时,小四轮就“突突”地开进小区,柴油机的轰鸣声和铁皮车厢“咣当”的震响声,划破家家户户窗外的夜空,在清晨的夜显得特别刺耳,伴着响声,人们听到小伙子扯开嗓子悠悠喊:“倒垃圾,倒垃圾喽”,人们被叫声弄醒后,房间的灯光一间接一间地随即亮起来,人们纷纷出门倒垃圾。小四轮缓慢地从每家每户门前驶过,小伙子总是边喊边停一停,方便人们出来倒垃圾,人们将大包小包、大桶小桶的垃圾倒进垃圾车斗。小伙子非常热心肠,遇上行动不便的老人或有人提太重的垃圾时,就上前帮着使一把力,常常把自己弄得一身脏和臭味,却从不介意。也有的人不知是力度不够还是故意的,没把垃圾扔到车内,而是扔在小伙子脚下,掩着鼻子转身离去,每每遇上这种情况,小伙子不恼不怒,总是笑笑,“没关系,我来捡”,他轻轻说,然后弯下腰,默默地捡起来放到车内。有些人抛垃圾时,垃圾经常会撒落到路面上,小伙子就用随车带的扫把打扫干净,然后用铁铲铲起放到车上,不留一点垃圾落在路面上。

小伙子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是刻在大家心上的,他每天风雨无阻地准时出现在小区,仍然是那身喜欢的粗布工作服。当月亮还挂在天上时,他就已经执着铁铲,脸带笑容站在垃圾车旁,等候家家户户前来倒垃圾,依然是不停地给这位搭档,给那位提包,不怕脏不怕臭,得满头大汗,每次都干得特欢。海南的台风多,每次台风过后,整个小区是满目疮痍,到处是落叶断枝,小伙子只能不停地忙碌清理,从早干到晚,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完成清理任务。强台风“莎莉嘉”来袭时,全小区堆积大量垃圾,小伙子叫来家人,加班加点干了三天三夜才完成。

小伙子每天的收垃圾喊声,轻柔,舒缓,像是一部乐曲,在黎明里飘荡。他只要一天没来,大家心里就好像少了点什么。

一天早晨,圆圆的月亮挂在中天,满天星星尚未隐去,大地一片寂寞。我出门倒垃圾时,见小伙子拿着铁铲倚在车旁,便与他攀谈起来。我是第一次与他打招呼:“看得出来,你对收垃圾的工作很喜欢啊。”

小伙子告诉我:“那当然喽,有一份工作是很开心的,收垃圾虽是脏累活,天天收垃圾,我身上的臭味有时都洗不掉,但一想到我的脏能换来大家的洁净,我心里就特别高兴。”

“没考虑换个工作?”我问。

他不解地看着我,表情惊讶:“为什么要换?收垃圾工作不好吗?这是一份挺好的工作呀,如果谁都嫌弃不做,那我们的环境岂不是变成垃圾遍地了?这工作总得有人去做吧,我觉得我很适合这份工作,我做得很开心的。”他认真地说。

小伙子又忙碌去了,我却窘迫起来,想再跟他说几句,却又不知从何说起,便悄悄地站到斑驳的月光树影下。

过了一段时间,我看到一个年轻女人跟随他一起收垃圾,女人是他的妻子。后来听说,小伙子每天不仅要收运垃圾,还要负责小区所有道路清扫和花草树木的管理,他负责清洁的区域范围变大了,工作量陡增,小伙子忙不过来,于是便动员妻子也来干环卫工作。夫妻俩夫唱妻随,把小区收拾得整整齐齐,靓丽有序,按规划种上草坪,种上景观树,栽上各种鲜花,小区的环境在夫妻俩的呵护下,整洁美丽,绿意盎然。

流年剪影

段万义

土灶,外婆家的,系着我的少年光阴。

乡村土灶,几乎都是择吉日请专业师傅砌的。外婆家的自然由小舅负责,他是远近有名的泥瓦匠。不谙世事的我,曾一度冒出跟小舅学徒的想法,被向来娇宠我的外婆认真严肃地批了一顿,说我哪是那块料,似乎认定我就是能够读好书的苗子。

土砖砌起的灶上,左右各安置一口大铁锅,大小不一,大的直径可达七、八十厘米,像两只审视的大眼睛,紧盯着上方,期待主人是否投放满意的内容,从而判断家境的困难或殷实。中间的烟囱直穿破房瓦,像向往着外界的心思。炊烟升起,日子才有盼头。烟气随风飘向远方,发布着家的消息,牵引着浓浓的乡愁。

外婆常常在靠内侧的锅内做主食,包括人食与畜食,在外面的锅里炒菜。看她掌勺,起落翻转,仿佛就有了滋味生活,总能给人传递美好的印象。那时吃的饭,基本是隔着竹甑或铝甑蒸的,常常放两碗菜跟着一起熟,倘若有一份米粉蒸肉,自然是重要节日或贵客要到。外婆还是个煮粥高手,可以稀稠分明,满足不同需求。红薯粥、菜叶粥、小米粥,外婆翻着花样弄,也因此培养了我刁钻的

胃。

灶面上往往是擦得光亮可鉴,早期是水泥材质,久了似磨刀石般平整,后改为瓷砖,更加清爽耐看。外婆说,看一个人讲不讲卫生,灶台是关键之一。倘若邋里邋遢,人的食欲便会大打折扣。至今我衣着整洁,定是得益于外婆的言传身教。

在灶口的边沿,紧贴着的还有从屋梁上吊下的小瓦罐,似体育运动中的单边吊环。别小看这个小附件,它可是烧开水和煲美汤的好物什。余火从灶膛内串出来,正好升腾到此。大锅里的饭菜熟了,它里面的东西也是妥妥的。其表面烟灰浓厚,黑不溜秋,但成为孩童们玩游戏擦脸的最佳颜料。小瓦罐的近处,往往也是出产烟熏肉的好场所,不过这样的肉不是每家每户都攀得上的。尽管那时清苦,我还是因学习而得到过外婆的几次奖励。舍不得吃呀,舔了无数下,才肯放到嘴里开嚼,各种欲望得以滋润。

砌好土灶,在开第一次火之前要祭拜灶王爷,期望以后的日子有吃有喝。春耕秋收和除夕春节,也都需要进行同样的仪式。那份虔诚足以让人感动,也难怪,毕竟关乎着全家人的生存。土灶一般会使用多年,不轻易更改,若是中途因不测倒下了,很不吉祥,意味着饭都没得吃了。

有了土灶,便摆开了生活的架

做张老师的学生是在2006年,算到今年,有十多年了。曙光师从报社调任大学的第二年,我也考入该校,冥冥中我的写作之路开始正式受他影响开始。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我还没正式入校前,那时我经常一个人坐公交去听他的课,我还记得第一次去时的具体地址,B区三教306,那是一间很小,不太整洁的教室,我因为视力不好,坐在了第一排,哈市的三月虽然算是初春,但温度仍然不过十度,那天光线苍白得很,在座位上,能看见教室窗口外的草地上,还覆盖着未融化的积雪,那也是我贫瘠的体内未化的积雪。小教室阴暗,潮湿,二十多个座位坐得满满的。张老师穿的是一件棕色的灯芯绒西装。

因为是学期的第一节课,算是导读课,他告诉学生们学期的课程内容是二十世纪美国诗歌,要讲的诗人有艾略特,庞德,弗罗斯特,史蒂文斯,威廉斯,毕晓普,罗威尔,普拉斯,金斯伯格,斯奈德,勃莱,奥哈拉,阿什贝利,米沃什,布罗斯基。在他轻缓的声音里,他说到某个人时,就转身把英文名字用粉笔写在黑板上,然后不忘在后面括号里写上该诗人的出生和死亡日期。那天他脸上有种羞涩的神情,那羞涩我后来发现,无论在讲台上还是平日里,他都随身携带着,当时不理解,后来我读到了希姆博尔斯卡的诗:

我为称其为必然而向偶然道歉。

如果我弄错,我向必然道歉……

我向时间道歉……(李以亮译)

张老师身上就有这种无名和莫名的歉意,它不是来自具体个人的悲伤,而是具有普遍的性质,他的目光中有种悲悯的东西,举止中透着淡淡的谦卑,这种美丽的情感常常让他受伤,耗费心力。张老师曾因为养过两只小动物的死亡而写过几篇回忆文章,在他的心目中,动物的生命和人类一样是宝贵的,他眼里的万物是众生平等的,有时为了针对某个事件而纠正人们的态度,他会故意高声调地呼吁,甚至把它作为衡量人性善恶的前提,标准和尺度。他曾说:“爱动物就是爱生命。连动物都不爱,怎么能爱生命?爱人?”这句话让我想起了劳伦斯,但张老师并没有像劳伦斯那样对动植物怀有宗教般的热情,而仅仅是一种相对立场语境下的表态发声,与其说是呼吁,不如说是一种带着中立态度的建议。

受张老师诗歌影响的人,不止我一个人,还有高健,杨成伟,袁永苹,范小虎等,我想我们最大的受惠在于从张老师那里学习到了对日常所见的熟悉事物的抒写,他的诗歌总是能抓住那些潜藏在平静生活中突然降临的诗意时刻:

独自一个人,享受着孤独
和温暖的阳光……

现在季节终于追上我,我静静地坐在窗前

等待着/冬天和它的第一场雪。((很久以前))

这些诗时时刻刻来自于情绪的突转,意识的停顿,时间的断裂,来自陌生事物的强行闯入,所有这些造成了一种时空的穿梭,重叠之感。我们的阅读总是随着他笔下那些习以为常的事物一起,在不经意中遭遇到另一种“真实”。我们在恍然大悟中会察觉到这份“真实”,在生活的表面洪流下,是处在被遮蔽的状态,这或许是因为弗洛伊德所说的,人有屈从于快乐原则的天性的缘故。然而不管怎样,它是真切存在的,张老师的诗歌向我们揭示了这一点,籍此使我们更加深刻理解了存在,并试着跟随他,开始学习用这双眼睛去观察,打量自己身边周遭的事物。

它们都带着由日常的表面平静和背后潜藏的缺失所渗透的遗憾感,情感的中断和突转不是以任意的,超现实的方式,而是源于生活的内在逻辑,源于人的生命中所遭到的真实而具体事件。然而诗人并没有停留于此,如果说诗歌中所叙述的亲人的离世,时光的流逝,记忆的丢失,是单个人的小小悲伤的话,那么它们的更高价值是为诗人发掘了感知这个世界和时代的情感底色,我们看到诗人的每首从偶然,片段的细节中出发的诗歌,情感的光谱能够触及到时代,历史和伦理道德主题上。

我们曾有过辉煌的时代,
饮酒,追逐女人,或彻夜不眠讨论一首诗或一篇小说。

我们扮演过哈姆雷特,

现在幻想着穿过荒原,

寻找早已失落的圣杯

在校园黄昏的花坛前,

追觅着艾略特寂寞的身影

那时我并不喜爱叶芝,

不了解洛厄尔或阿什贝利

当然也不认识你,

只是每天在通向教室或食堂的小路上

看见你匆匆而过,

神色庄重或忧郁

曾为一个虚幻的影像发狂,欢呼着

春天,却被抛入更深的雪谷,直到心灵变得疲惫。

生命中的这些由不断遗失带来的不安全感,使这首诗歌中贯穿着强烈的怀疑口吻,当诗人带着这种目光放眼观看诗人所处的世纪和时代时,有一个从生命体验中所存在的意象也自动跳入了诗人的目光。

土灶之光

式,生起火来也就有了家的气息。烧火是一门技术活,所幸我得到了外婆的真传,但我从事甚少,只因外婆不让我因此而耽误了学业。第一次帮外婆烧火,往灶内添的柴怎么也起不了火,弄得我汗流浹背,满脸烟灰。外婆见状,慈祥地笑着,麻利地移动她那“三寸金莲”,接过火钳,在柴火中间拨出一个空洞,火苗快速升起,灶内跟着亮起来。外婆一边让我学着,一边说:“火要烧空,人要沟通。”她还解释说,柴太实了,没有气就不通,很难旺火,人也一样,你不和人家交流沟通,老是个闷葫芦,谁都不理你,就没了朋友,多没意思。

听着外婆的话,我不断点头,继而猛添干柴,希望火力全开,好让外婆做饭更快。哪知又被对火候敏感的外婆感知到。“小乖乖,柴多了,火太大,全都烧糊了。”她忙着说,“灶内火候,道理参透。”我似懂非懂,赶紧灭火。外婆耐心教导我,以后走上社会,说话做人做事都要掌握火候,你才会受欢迎。想想外婆的话,深觉值得我学习。外婆不仅是附近非常受青睐的接生员,并且乡邻有什么矛盾,很多时候都请她去调解。

火灭之后,需要重燃,于是我对着火灶口猛吹。外婆看着我认真的样儿,又笑了,说:“吹火使劲,吹牛事尽。”这次,我真是懂得外婆的话了。

由此,我越发敬佩可亲的外婆。我清楚看到她满头银发下尽是智慧,虽然她仅仅念过两年私塾。从此,外婆成为我人生的好导师,而后我发愤图强,成了她认为最放心的孙辈。

灶台上,常有家猫出没。猫馋觅食,实属无奈,而我也时有此举。趁外婆外出,自己烧火做饭,免不了从地窖中寻得一两只红薯,丢进了灶膛。香从灶出,但烫得厉害。表兄弟几个自剥开皮那一刻起,就怕外婆发现后训斥我们调皮。在一片争抢中,馋相暴露无遗。有的红薯小块已跌入柴灰里,也被迅速叼起,和着新鲜的口水,呼啦呼啦地卷舌,犒劳了难以抑制的童真和情趣。其实,外婆是知道实情的,只是没有道明罢了。

冬日的灶台前,外婆时常为我烘热打底的衣裤,不至于让我从暖被窝里起床后碰到了寒意,以免感冒生病。雨若连缙几天下,也是外婆坐在灶前,借助灶膛火的能量,一件件地烘干我的穿戴。我分明看到外婆在左右上下、正反来回地翻转,继而不断地试摸,生怕有哪一处没有到位。那映在外婆脸上的红光,摇曳在我生命的长河里,似永久的春天的歌唱,真实而朴素,温馨又从容。

有一天,外婆走了,我的童年,在土灶里渐渐散落。



《金汇三江》(重彩油画)

周昌新 作

物候志

蒲扇

米丽宏

若干年前,蒲扇,是家家必备的消暑用具。蒲扇、凉席、绿豆汤,是度夏三件宝呢。如今,蒲扇几乎成了老古董,除非家有老年人,一般家庭是看不到这稀罕物了。

在我小时候,夏夜消暑的唯一办法,是把晚饭搬到房顶去吃。一荆篮馒头,一锅南瓜豆角面条汤,顶多再加一小盆凉拌黄瓜。饭食搬完了,外带一条艾草火绳、一方凉席、几把大蒲扇。这些东西,被家里人借梯子上上下下,一趟趟弄到房顶。暗淡的星光下,全家人吃饭、歌咏,一直消磨到后半夜。

艾草火绳,明灭着;大蒲扇,轻摇着。远远近近,家家房顶,都有这样的温馨场面。小孩子们躺在凉席上,叽叽喳喳个不停。身边大蒲扇的习习凉风,一直不间断。大人们一边说话,一边不忘给这个孩子扇扇,再给那个孩子补上两下。

儿时研究过蒲扇,发现一把扇子其实就是一柄大树叶。贴近扇面闻一闻,有一股子的幽幽植物香。我想,那该是绿意被太阳蒸干后散发的味道吧。

那个“蒲”,它真像水边的隐者呀。如果在北方,它该跟菖蒲那类的植物很亲近,都有一种蕺茸荷花的凉意。想那《乐府诗集》中拔蒲的女子,十指纤纤,一根一根拔,拔一会儿朝远处望一会儿,望什么呢?时光那么慢,爱情那么慢,迎面来的只是熏风阵阵的夏天。

蒲,拔回家去,据说是编席和扇的。

这样想的时候,质朴的蒲扇,忽然添了几分诗意。风生扇底,月上蕉窗,多么闲逸自适的夏夜良辰。

至于在城镇,黄昏时候,太阳隐匿,天幕秾丽;路边、公园的柳荫里,也就有了手摇蒲扇的老年人。他们衣衫薄,步子轻,人很精神,手里的扇,挥舞着,像夏天这出大戏上一个惹眼的道具。

这情景很怀旧,也很入画,画的主题就叫做慢夏。

那么,被蒲扇带进画里的人,腰身基本是一个“丰”字;轻抚他们的柳枝呢,突出一个“瘦”字;蒲扇呢,突出一个“大”字和一个“青”字。

四季里面,也只有这个时候,人和物才可以如此相得益彰吧。

诗路花语

童年的夏天

呼庆法

蒲扇曾经在夏天
摇过我们美丽的童年
那是记忆里
乡情淡淡的洒落
是嘶鸣的蝉声里
涌荡着的热烈
一树绿荫投射的清涼
一把蒲扇韵律的张合
让清风掠影
把夏日里热烈的躁动
安静的着落

旱烟一明一灭
就有故事起起落落
讲不完的人间烟火
诉不尽的鬼怪神仙
一叠明月
漫天星河
乡村的夏夜
在蛙声、蟋蟀声奏响中
睡意渐酣

享受阳光

陈皓

妈妈搬一把矮矮的椅子
放在干净整洁的台阶旁
每天上午
她都坐那儿坐一坐
将新到的报纸铺在膝上

双双燕子在檐下绕来绕去
一只小猫躺在脚边懒懒洋洋
田间的麦子尽情享受着
大把大把的阳光
看报的妈妈神情安祥

白发苍苍的妈妈识字不多
只不过经过几天扫盲
操劳了大半辈子,终于放下
镰刀、锄头、扁担
静下心来看看世界的模样

什么时候?爸爸站到了场中央
冲着他的得意门生笑脸张扬
她揉揉眼睛,抬起头来望老公
羞涩得像个小姑娘
舒爽的场院里充满油墨芳香

新乡愁

陈才锋

它植于泥土,长于
泥林丛中
就脑海那么小块地方
却能翻江倒海

母亲放飞了的炊烟
拴住我的每一个神经
常常想起
常常让我忧心忡忡
又惭愧万分

如今,村庄不见了
母亲也老了
而我还在异乡漂泊
那留守的一双儿女
就成了我新的乡愁

七月

程宝云

强势的热浪
汹涌在七月的每一寸空间
稍不留神,肌肤和情绪
就会被灼伤
空气是一团又一团流动的火
让呼吸躲闪不及,有些难耐
语言充斥着狂躁的味道
像随时都会走火的枪

走在街道中央,无处可逃
墨镜,遮阳伞,防晒霜
集体滞留房间的某个角落
躲过我临行搜索的眼睛
去书店还是冷饮店
踌躇之际
汗水浩浩荡荡
将我的身体包围



投稿邮箱

hnrzbpb@163.com